

心田上的风景

岳增展(嘉祥)

清晨推窗,一株野花却攀着窗棂探进头来,粉白的花瓣上还沾着晨露。我原想拔除这“不速之客”,却在指尖触及花茎的瞬间,看见一只蝴蝶停驻花心,薄翼在晨光中微微颤动。伸出的手便悬在半空,终究是缩了回来。

春季多雨。前些日子,持续几日的细雨,水泥路上泛着水光,课间,一把把雨伞成了流动的花朵。同事见我愁对雨帘,笑道:“虽然不能打球了,但雨也有雨的看头。”他指着檐角滴落的水珠道:“你瞧,这像不像老天爷在给我们串珍珠项链?”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,果然见雨滴连缀成线,在风中轻轻摇曳。

心若逼仄,再好的景致也成了牢笼。最动人的风景往往住在最平凡的时刻里。在这个追逐奇观的时代,我们习惯了用手机吞咽风景,却忘了用眼睛品尝微光。

办公室里的盆栽,菜市场鱼摊旁的滴水观音,书店窗台上朝着阳光倾斜的绿萝——这些才是生活真正的注解。就像某一个雨天,我看见蛋糕店店员把淋湿的流浪猫抱进店里,用纸巾擦拭它的爪子,货架上的蛋糕饼干突然都成了布景,而这一幕永远无法被装进旅游攻略。

此刻,窗外的野花迎着阳光正努力绽放,蝴蝶不知何时飞走了,却引来几只蜜蜂前来。我忽然理解同事的话:雨有雨的看头,晴有晴的看头。当我们不再用“值不值得看”去丈量世界,梧桐树影是风景,水泥裂缝里钻出的蒲公英也是风景,夜市摊档上升腾的烟火也可以是风景。

人生如行旅,重要的或许不是看过多少名胜,而是练就一双能发现风景的眼睛。这种能力不需要昂贵的镜头,只需要随时可以摊开的心足矣……

春声四起

邱玉凤(任城)

春天一来,所有的恩怨就会土崩瓦解,阳光之下,黑暗的东西将无处藏身,一个人只需将心安稳下来,再去观万物的盛衰。我因此决定在春天正式开始之后,在心的花园里种植一些常青的植物,比如薰衣草、野薄荷、杭绿萝。

春光渐渐和暖,此时徒步走一遭,胸膛被注入清新的空气,仿佛经历了一次清澈的洗涤。最喜那河边垂柳,此刻亦正在缓慢苏醒,即使当下还看不出新绿的迹象,但覆手上去,已能感知到树干表层的湿润。冬天与春天的距离是一场场春风能够决定的。不信,你去田野里走一走,你去花园看一看,你去郊外寻一寻,你再去阳光下站一站,就会发现春天正在奔跑着前来,它发出的跃动声轻轻,如同人的脉搏声声。

很快,油菜花、桃花、杏花依次开放,届时,朋友圈里就会有人开始吆喝去约会油菜花,晒那里的春天了。那时候,是需要去乡村山野走一走的,去看看满山坡的绿色植被,如何一层层将土灰色的高山大地包裹,去看看门前屋后的粉白杏花,如何将远去的蜂蝶儿一一召唤回。春天的美,总是给人以希望和萌动,那些伸手就可以触及的温润和美好,自会醉了热爱生活的人们。

等到春天来了,我要将沉积一冬的灰色情绪放置到远处的田野里去,要在哗哗流淌的小溪边听听春风划动水面的声音,轻轻低头,看看那些昆虫的脚趾怎样一下下蹬开湿润的泥土层;循着蜂虫,看看头顶的各色果树如何绽开片片花瓣吐出新蕊;迎着晴阳,看看清风怎样扯飞花枝间中年美女们的红丝巾……

想着念着,春天就来到了,一切都在向好发生,万物皆在嗷嗷待哺……这些,全部都是美的、安宁的、令人愉悦的。

母亲养花了

路敦贵(汶上)

打我记事起,母亲就不喜欢养花。从母亲多次聊起养花这件事的态度来看,她不养花,主要就是因为她有些迷信——她一直认为,如果家里注重养花,下一代生孩子时,生女孩的可能就很大。

你还别说,每当母亲说起这个话题,她都能列举出很多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,让你有“不得信”的感觉!在母亲操持家务的那个时代,家有喜事时,生男生女是特别重要的。

斗转星移,时代变迁,如今的女孩儿比男孩儿吃香啦。不是有话说嘛,“生个男孩儿是名气,生个女孩儿是福气”。母亲的观念也转变了很多,渐渐觉得家里有闺女的好处。

不知母亲是看着家族里女孩少,还是想盼望着女孩儿们都茁壮成长,最近两年,母亲开始养花了!这个变化可不小!我们兄弟妯娌几个都发现了,但是大家都没说透,都替老人家高兴。母亲今年八十一岁了,身体硬朗,坚持自己在老家的院子里住着,我们几个几乎天天打个电话,三天两头回家,大家心里有个牵挂,倒也挺好。

母亲养花,并不是特别讲究。花种或者花苗是婶子、大娘们送的,花盆是邻居们给的,或者是用旧容器改的。之前大哥在老家有棵铁树,已经干枯了两三年,是准备要换栽其他花草的。母亲坚决不同意,让我和哥哥把那个大花盆放到她指定的位置后,她天天用淘米水浇。一天天过去了,两个多月后,那棵铁树奇迹般地发芽了!母亲看着那铁树的新芽儿,听着大家的赞赏,开心地笑了,美得像一朵花儿……

随着年龄的增加,我越发留恋老家,怀念童年的时光,常想回老家,看看母亲养的花。

黄黄院中葵

王海青(济宁经开区)

那年,女儿正上高二,离高考还有一年多的光景。因为离高考近了,就会冒出一些与高考相关的美好畅想,比如“一举夺魁(葵花)”。她应该是听别人说过,才在家里种下葵花吧。

三月份,她网购了一包种子,种在花盆后置于阳台上。那些种子黑、小,与我们过年时吃的小瓜子并无两样。它们会长成什么样?让我心中有些期待。慢慢的,我就看到了它们发芽、长茎、抽叶。这些葵花数量不算少,两盆足有二十多棵。我时不时地给它们浇些水,日子就这样悠悠地过。

五月下旬,第一朵葵花开开了,让人有一种惊喜。焦黄焦黄的花瓣,柳叶般细长,我数了数,竟有十九片之多。接下来,过了几天,才有第二,第三朵相继开放。到了六月,它们竟几乎全都开了,大的如巴掌,小的如硬币。它们都在向世界展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。无论在明晃的月色里,还是在朦胧的暮色里,它们挨挤在一起,水灵亮鲜,很是抢眼。

这些葵花,晃动在光影里,一时让我想到昙花,李小龙的昙花。少年李小龙是汪曾祺小说《昙花·鹤·鬼火》的人物。其中第一个故事,讲了邻居送李小龙一盆昙花,他老是想看昙花开。上学前、放学后,睡觉前、清醒后,白天、晚上,什么时候他都去瞧瞧,那种对美的期待、盼望与追求,深深地印在我心上。一个人对生活应该有一种浪漫的渴求,对理想有一种痴迷的追逐,对美好有一种执着的向往。这才是真正有味道,充满希望的人生。

黄黄院中葵,青青女儿心。

又是一年野菜香

曹玉东(嘉祥)

又是一年春草绿,又是一年野菜香!

杨柳垂金,夭桃吐丹,杏云灼野,李雪皑枝。莺啼恰恰,燕影翩翩,好一幅活色生香的春之图卷。在房前屋后、田间地头、沟渠堤岸,蛰伏一冬的野蕪时蔬,皆被暖风唤醒。

最惹人怜爱的当属荠菜。锯齿状的叶片托着晶莹的露珠,叶背泛着紫晕,在朝阳下流转着玛瑙般的光泽。轻轻掐断嫩茎,乳白的汁液渗出,混合着青草与泥土的芬芳,让人不禁想起辛弃疾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”的咏叹。正是这样一株小小的荠菜,承载着岁月的韵味与春日生机。荠菜的吃法多样。与炒熟的鸡蛋混合调味,便是鲜香四溢的饺子馅;与面粉、清水揉成面团,能摊成金黄酥脆的荠菜饼;还能做成馄饨、春卷、荠菜丸子、荠菜鸡丝汤面等。

荠菜以一抹灵动的春意,悄然叩开南北食客的心门,让春日餐桌化作一幅徐徐铺展的锦绣长卷。在北方广袤的原野上,春的馈赠从不吝啬——蒲公英、灰灰菜、扫帚菜、蒻蒻菜、马蜂菜、榆钱……随着时令的指针拨动,山野珍馐便踏着春风次第登场。凉拌蒲公英的微苦回甘,蒸榆钱饭的软糯清香,香椿芽拌豆腐的嫩滑鲜香……每一口都是春天写给舌尖的情诗。

每一缕野菜香,都是自然写给现代人的浪漫情书,诉说着人与自然血脉相连、亘古不变的深情眷恋。这一口野菜香,是大地对季节的回应,也是我们对春天的眷恋。今春,你可曾尝过这口鲜?

缘

李玉香(梁山)

家至店面,步行虽只需十多分钟却有三条路,我舍了最近和最远的,正好应了中庸之道中“三条路走中间”的观念。

春天,当润如酥的小雨随风潜入夜后,那条路旁的万物便欣欣然起来。每年此时,都会邂逅一场纷繁花事,连翘、海棠、碧桃等次第开放,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,妖娆妩媚,美不胜收。

缘来缘去缘如水,花开花落终有时,俯仰呼吸间,一些花已经优雅谢幕,此时晚樱开得正盛,重重花瓣层层叠叠,一朵朵一簇簇一团团一树树,粉粉的,或浓或淡,美轮美奂。路过的行人纷纷驻足,下意举起手机定格美好,哦,原来爱花人不止我一个。

你依我依的一对小情侣特别引人注目,男生顺手摘下一些花朵,轻轻抚于女生发间,然后不同角度为女生一阵狂拍,女生眉眼弯弯,笑意盈盈,那一刻,他们幸福可以清晰地看见,就像这些眼前的花儿一般。羡慕嫉妒的同时,你又作何感想?“甜齁”的画面,是否戳中你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念想?是否也在静静追悔感伤?

有多少人于茫茫人海中相遇而又放之于人海,分别时的一句再见成了再也不见,从此在人生若只如初见的设想中心心念念——一种相思,两处闲愁。万千思绪幻化为一句:你是爱,是暖,是希望,你是人间的四月天!